

28.02

銅川郊区文史

第
二
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铜川市郊区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

铜川郊区文史

第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
铜川市郊区委员会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铜川郊区文史

第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川市郊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

主编：蒙 憬

铜川市印刷厂印刷

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印张 90千字

印数：1—1000册

陕西省内部使用图书准印证陕铜出批字

(1992)年第9216号

目 录

跟随王震司令员纪事.....	续甫成 李文海	口述 整理	(1)
刘志丹在红土镇.....	魏建昌	雷炎堃	(15)
谢耀文病逝陈炉镇.....	刘 炜		(18)
封锁线上的“交通员”	张起武		(20)
护送王超北通过碉堡线.....			
	陈子敬	口述 朱新盛 杨九畴	整理 (29)
进军西藏 巩固国防.....	孙振义		(34)
陕西省模范基层专职武装干部			
张金有.....	赵发有	王玉宝	(40)
陕西省劳动模范肖保祥.....	张 鸣		(60)
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杨好强			
.....	杨广林		(64)
国民党高级将领梁希贤简介.....	李效莲		(68)
同官县的青年从军.....	王思琦		(70)

民国时期的县级机构和官员制度

-朱新盛 (74)
回忆王少文先生韦树善 (80)

五、六十年代的铜川青年造林

- 活动.....崔瑞祥 (89)
王伟、邢崇智视察铜川青年造林活动.....崔瑞祥 (97)
金牛庄油矿简史秦凤岗 (103)
封建时代的同官经济秦凤岗 (106)
铜川市郊区的出版书籍蒙 憬 (117)
同官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段继军 (124)
陈炉业余秦剧团始末段继军 (130)
《铜川收藏报》师 徒 (135)
同官县城选址和建筑布局考究
.....秦凤岗 (137)

《铜川郊区文史》第1~10辑发表资料

- 分类目录 (144)
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成立 (152)
补白:
许天洁铜川脱险一节补充 (33)
《抗日战士王培基访问记》一文中的史实误笔..... (63)

跟随王震司令员纪事

续甫成 口述 李文海 整理

我是1946年3月27日由子洲县高家坪乡延家河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，从陕西到新疆，参加了解放西北五省的战斗，荣立二等功，获刘伯承奖章。1949年5月至1951年8月，给王震司令员当通讯员。王震司令员的高贵品德，处处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，永远难忘。下面是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。

嘉奖炊事员

1948年，我在西北野战军八团卫生队当护士。4月，“西府”^①战役打响，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，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在宝鸡、咸阳一带的守军，解放了宝鸡、扶风、凤翔、长武、咸阳等14个县城。

“西府”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。胜利后的总结表彰会上，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不但嘉奖了作战有功人员，还特地嘉奖了八团一营二连的两名炊事员。为此，战士们议论纷纷。我们几名卫生队员随伊保仁团长下连

^①西府：指陕西关中西部，即今宝鸡市辖区。

队看望伤员，来到二连，连长张彪正在给战士们讲述两名炊事员的事迹。

原来，在“西府”战役的战前动员会上，王震旅长不仅鼓励全体官兵要英勇杀敌，而且对炊事员也提出了要求：“把饭菜及时送到前沿阵地，保证战士们吃得香，吃得饱，吃得热乎。”

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。

一天，王震旅长带着一名警卫员徒步到前沿阵地视察，他俩走到二连阵地附近时，已是中午时分了，只觉又饥又渴。这时，只见两个炊事员抬着包得严严的饭菜急急走来，王震旅长便热情地老远打招呼。

“喂，同志，休息一下，吸袋烟再走！”说着，便掏出旱烟袋，插进烟布袋里装烟。

两个炊事员走到跟前，不仅没有歇一下的意思，反而加快了脚步，小跑似的边走边说：“我俩可没时间休息！”一个炊事员还用责备的口气说：“你没听王震旅长的战前动员吗？歇一阵不打紧，饭菜凉了，叫前沿的同志们怎么吃！”

“别走，别走！”王震叫住他俩，说：“我俩路过这，还没吃饭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能给两个馒头压压饥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一个炊事员认真地说：“给你一个，阵地上的同志就要少吃一个，吃不饱怎么打仗！”，

“对不起！”另一个炊事员接着说：“这儿离我

们的伙房不远，你俩去那，保证管够。”

警卫员见状，便问两个炊事员：“你们认识王震旅长吗？”

“我们炊事班参加旅里的大会少，还没见过王旅长。不过，他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”

警卫员正要告诉他俩，王震旅长赶忙摇手制止。两名炊事员带着几份歉意急急而去。

王震旅长来到八团指挥所，特别给伊团长讲了这件事，赞扬这两位炊事员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，要大家向他俩学习。

听了这些，我们和二连的战士们都赞口不绝，同时更加敬佩我们敬爱的王震旅长。

夜宿柳林湾

“西府”战役结束后，为配合中原、太原两地的人民解放军作战，三五九旅奉命东渡黄河，攻打晋南重镇——运城。

1948年10月的一天傍晚，部队行军到河津县的柳林湾村宿营。部队在这里只住一夜，没有惊动群众，在村西头的几个打麦场上露宿。各连队垒起简易炉灶，开始生火做饭。

这时，刘村长急急跑来，找到王震旅长，恳求似地说：“这打麦场上连个挡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，怎

么能让同志们在野外过夜！再说，现在已是深秋，又刚下过雨，睡在露天地里会闹病的！”王震旅长还是坚持野外宿营，不肯进村。刘村长又说：“不叫群众腾房子，张家刚盖起一座大院，还没搬进去，那房子又大，院子宽敞，就住在那吧！”

王震旅长点头同意，部队驻进了张家大院。

张家大院门前有眼水井，是全村的唯一饮用水源。

此时，正值秋收和种麦大忙季节，庄稼人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收工回来才料理家务，生火做饭。黄昏时候，担水的庄稼人在井边排起了长龙，有的为了省事，担着水桶还牵着牲口，趁排队绞水的空隙，让干渴了一天的大牲口在井旁的大青石槽里喝个够。顿时，井台周围人来畜往，人的吆喝声，桶的撞击声，牲口的嘶叫声交织在一起，打破了黄昏的寂静。水桶溢出的清水滴在黄土地上，干硬的黄土逐渐成了泥糊，慢慢又形成一股股小溪流，同牲口粪尿混合，随意流淌，发出阵阵酸臭呛人的气味。长年累月同泥土打惯了交道的庄稼人，对这样的环境已经习惯了，担着沉重的担子，牵着喝饱了的牲口，毫不在乎地踩着泥浆而去。

这一切，站在张家大院门口的王震旅长都看在了眼里。回到大院，眼前的这一幕幕情景，使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，行军的疲劳，早已被大门外的吵杂声驱散了。他不断地抽着旱烟。

夜深了，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都进入了梦乡，可

井台上再次打破了寂静，响起了阵阵铁镐声和扫帚声。王震旅长手拿铁锹，同战士们一起，正忙着整修井台。为了不惊动村民，战士们默默地干着，尽量不弄出大的声响。

井口用石块垒起，高出地面；四周的泥浆、粪便铲去，倒在较远的粪堆上，重新垫上了干净的黄土；井台旁边的厕所，土坑里的粪便掏出来倒在村东头的粪堆上，也用新黄土垫干净；饮牲口的大青石槽也挪走了，安放在井台东边较远的地方。修完了井台，又将全村大街小巷清扫了一遍，平整的墙壁上还刷写了标语。

东方破晓，队伍集合完毕，准备出发。刘村长急急赶来送行，看到井台周围已焕然一新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见到王震旅长，他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。王震旅长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感谢乡亲们，队伍要出发了，请代问乡亲们好！”

刘村长指了指井台，想说些感谢的话。王震旅长不等他开口，便笑着说：“水井是全村人吃水用的，一定要保持干净，平时要勤清理井台周围的污水和垃圾。牲口饮水的石槽要离井台远一点，那个厕所也要迁远点。讲卫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干净卫生才能少生病，身体健康干起活来才有劲。全国就要解放了，建设新中国，还得靠咱们身体强壮的老百姓呢！”

刘村长连连点头，说：“今后一定要把村上的工作做得更好，请首长放心！”

队伍迎着朝霞，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，向运城方向开去，许多村民站在村头依依不舍，目送人民子弟兵。

群众利益第一

1949年5月初，我被调到第一兵团司令部，任司令部通讯员。

5月21日，胡宗南的老巢——西安，在我西北野战军的围攻下获得解放，胡宗南残部逃往扶风、眉县一带。我军乘胜追击，部队急速西进。行军路上，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命令部队加速前进。我骑着战马，飞奔向先头部队传达命令。

战马沿部队行进道路飞奔前去。行不多远，前面道路狭窄，步兵把路面挤得满满的，不便快速通过。为争取时间，我便拨转马头，抄路旁庄稼地里的一条小道急驰。这条小道只有一二尺宽，是贪走近道的人用脚板踩出来的。战马放开四蹄奔跑，只听得齐腰深的庄稼刷刷作响，不断传来“咯叭、咯叭”的折断声。我急着赶路，不时地抽打马屁股。战马四蹄生风，霎时便绕过了拥挤路段，又踏上了大道。

王震司令员走到这段狭路处，见路旁地里的庄稼有新踩过的痕迹，立即查问，方知是我向前传令，骑

马路过此地踩坏的，便立即命令事务长去找庄稼主人，当面道歉，赔偿损失。

部队很快到达指定位置。经过紧张的战前准备，7月12日向逃窜至扶风、眉县的胡宗南残部发动进攻。经过两天激战，扶、眉一线残敌被歼，漏网的小股残敌逃入秦岭山中。

战斗结束后，部队休息整顿。这时，王震司令员来找我。他问明情况后，严肃地批评了我：“做为一个革命军人，心中要时刻装着人民群众。”

在部队休整动员会上，王震司令员还以这件事为例，重申和强调要严格遵守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，并详细讲解了遵守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的重要性，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保护群众利益的模范，以争取解放战争的早日全面胜利。

我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至今仍牢记着王震司令员的谆谆教诲。

将军赔瓦盆

扶（扶风）眉（眉县）战役的胜利，为我军挥师西进，解放大西北打开了大门。西北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甘肃、青海、新疆进军。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指挥部由蔡家坡动身，西进甘肃。

7月18日清晨，吃过早饭后，我随王震司令员由蔡

家坡出发，向宝鸡行进。傍晚，到伍家岭村，部队宿营。

伍家岭地处山区，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庄。我们随王震司令员歇在村东头的打麦场上，支起锅灶，开始烧水做饭。

这里，地方偏僻，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。老百姓被这伙匪徒糟踏怕了，看见队伍，青壮年怕被拉壮丁，都逃走了，老弱妇幼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部队为不惊动群众，露宿村外，一面烧火做饭，一面做群众工作。

司令部在野外支起锅灶，但没有水桶打水，我急忙去老百姓家借水桶。进村后，见一户人家，便上前轻轻叩门。不大一会，一位老大娘出来开门。夜色中，她见是个当兵的，刚打开的门缝又立即关上了。我隔门说明：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想借水桶用。”

门内没有回声。我在门外仍不停的解释。

过了一会，她大概看我确实不像是国民党残匪兵，便打开大门，将水桶拿出来交给我。

我如释重负，担着水桶急忙去沟里挑水。最后，我还特意又挑了一担，顺便给大娘送去。

我担着水到大娘家。这次门没关，大娘热情地迎了出来，领着我进了灶房。我将水倒进缸里。由于天黑，灯光又暗，放桶时将水缸旁边的一个瓦盆碰破了。我十分抱歉，立即向老大娘赔礼。老大娘笑着说：“没啥，没啥！”

回到司令部，我将刚才发生的事情报告给王震司令员。他听完后问我：“赔了钱没有？”我回答：“没有。”他严肃地批评了我，立即要和我一起去登门道歉，赔偿损失。

我领着王震司令员来到老大娘家。老大娘笑着迎了出来，请我俩屋里坐。王震同志说明来意，赔礼道歉，并拿出一万元（相当现在一元。那时，一只瓦盆只值一角钱。）钱作为赔偿。老大娘说什么也不收。王震同志耐心开导说：“解放军有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损坏东西要赔，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订下的规矩，还是收下吧！”老大娘十分感动，收下了钱，感慨地说：“解放军就是好！有了你们，庄稼人就有好日子过啦！”

一件棉大衣

1949年9月，西进甘肃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了张掖，接着向酒泉进发。

第一兵团进军酒泉的行军路线，要翻越祁连山主峰。

祁连山主峰海拔5547米，终年积雪，当地老百姓叫它做“雪山”，翻山要走92.5公里的路程。

出发前，司令部作了动员。战士们准备好棉衣、棉帽、棉鞋和其他一些防寒用具，包扎捆好，待命出发。

拂晓，部队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青稞面窝窝头，便向“雪山”进发。弯弯曲曲的山路越来越陡，秋天的和风夹带着一股股冷气，战士们开始一件件加衣服。午饭过后，脚下便有了冰雪。

太阳落山了，我们踏着没膝的积雪到达山顶。寒风像一把利刃，在人手上、脸上划过，麻溜溜地生疼。棉衣好像穿透了似的，使人浑身直打哆嗦。

马，早就没法骑了，只好牵着走。王震司令员和战士们一起，一步一滑地艰难跋涉。

天，越来越黑，借着雪光只能看见自己前面的人，方向和高低难以辨认。战士们点起了火把。队伍像一条火龙，在雪地里缓慢蠕动。

人，一脚踩下去，积雪埋没了膝盖，往出一拔腿，鞋掉在雪窝里，光脚片子冻得疼痛、麻木。为了前进，还得把鞋扒出来，重新穿好、绑紧。为了防止人或马掉进雪坑，派出几人前边探路，后边的战士牵马随行。

雪山的天气，像孙猴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刚才还是满天星斗，突然狂风大作，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雪。雪有豆粒那么大，打在冻得麻木的脸上，火辣辣地疼。狂风吹灭了火把，战士们只好手拉着手摸索前进，有的地方是爬着过来的。

我正在艰难地走着，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微弱地呻吟声。我遁声去找，只见一名战士双手抱枪，

倒卧在一旁。他已冻得站不起来了。我急忙用力将他扶起，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他披上，和另一名战士扶他上了马，一人扶着，一人牵马，继续前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冻得站不起来的同志是八团二连战士丁保成。

我没穿大衣，一直坚持到黎明，慢慢地觉得手脚不听使唤，终于失去了知觉，倒在雪地里。

醒过来后，我已躺在张掖军区医院的病床上，身上盖着一件棉大衣。我觉得这件棉大衣很眼熟，便挣扎着抬起头来仔细看，原来是王震司令员的大衣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我心里明白，在我冻倒在雪地里时，是王震司令员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我御寒，扶我上马，走过雪山，又送我住进了医院。

十天后，王震司令员来医院看望我们。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询问病情。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，情不自尽地将他抱住，泪水像打开了的闸门，怎么也止不住。王震司令员鼓励我说：“要鼓起勇气和病魔作斗争，安心疗养，争取早日恢复健康，再上前线，为人民立功。”我含着热泪不住点头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我的一条腿仍不听使唤，只好住下来疗养。三个月后，我恢复了健康，又回到了王震司令员身边，转战到了新疆。

1951年8月，组织调我到二军医院担任护士长。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来到铜川市王石凹煤矿。王

震司令员盖在我身上的这件棉大衣，我一直保存着。它随我度过了几十个春秋，每当穿上它，便想到跟随王震司令员的日日夜夜。每当遇到困难，便想起了王震司令员对我的教导，浑身顿时增加了力量和勇气。

我也是一名战士

1949年11月新疆解放后，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驻扎在乌鲁木齐市。

春节期间，二军文工团来司令部慰问演出。这是部队进疆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艺演出，战士们都非常高兴。为使战士们看好戏，操场临时搭起了简易戏台。

演出开始前，我从司令部搬出一条凳子，准备放在戏台前面，让王震司令员坐。我提着凳子刚走出司令部大门，王震司令员就在后边喊：

“续甫成，你搬凳子干啥？”

“给您坐！”

“放回去！”王震司令员严肃地说：“战士们都坐在地上看戏，我为啥要坐凳子！”

我见他是那样的严肃认真，只好把凳子放了回去。

演出开始了，王震司令员和战士一样，在戏台前席地而坐。节目很精采，有《白毛女》、《刘胡兰》片断，也有歌舞，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地掌声和喝采